重栞宋本左傳注疏附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 襄二十六年盡二十六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妙反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背音佩疏注衎雖至叛也○正義曰叛者皆背君之名嫌無君不得爲叛故注明之林父畏衎入殺己以邑先叛故衎今雖未居位林父以背國之故猶爲叛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疏注復其至義例○正義曰復其位曰復歸成十八年傳例也僖二十八年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與此衛侯衎皆書其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書名俱是歸國立文不同傳無義例史異辭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鄭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

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若皆稱人則嫌【疏】注卿會至向戌直以會公貶之○濟市延反駮邦角反　貶之○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卿會公侯皆合貶良霄亦當貶也但向戌會公已自當貶而又有後期之責仲尼書經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書良霄所以責向戌非是舍霄罪也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被貶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退宋班明向戌有二罪也案春秋諸國之會後至者多常退班在下不褒進先至之人此直退宋人在鄭人之下於文自足必特書良霄以駮向戌者以向戌宋之執政上卿會公親自在會後期而至惰慢之甚故特書良霄深責向戌異於他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痤才何反惡烏路反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疏】注未同盟而赴以名○正義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即錫我之子嗣立以來未與魯會盟而赴以名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
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荅秦命員音云行人子朱
曰朱也當御御進也次當行言〔疏〕注御進至當行○正義曰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行
人非一。遞進御此日次朱當御次而不使是黜之也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
曰班爵同同爲大夫○應應對之應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
劒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
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暴蒲卜反徐扶沃反道音導御魚呂反拂芳弗反褰
起虔反本或作騫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疏〕注拂衣褰裳也○正義曰拂者拨迅之義以其將鬭知拂

衣卽褻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可以相通故以褻裳解拂衣入救之平公曰晉其

庶乎庶幾於治治直吏反○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

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劍拂衣○爭爭鬬之

爭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後能無卑

乎私欲後則公義廢○後昌氏反又尺氏反【疏】平公至卑乎○正義曰平公見其臣鬬而言其庶乎者以

其臣爭爲國國事必興故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

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鬬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毁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鬬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爭善則叔向无

之叔向以予負無私欲令應客亦非叔向无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爲善唯言子朱之心也○衛獻公使

子鮮爲復使爲已求反國○鮮音仙爲于僞反注同辭辭不能敬姒強

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姒音似強其丈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

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閒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蘧其居反瑗于眷反又于萬反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弒申志反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畜許六反注同一音勑六反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觀知可還否○使所吏反還音環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見賢遍反一音如字淹於廉反徐於嚴反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爲人猶如故○夫人音扶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守手又反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

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復扶又反下復愬同【疏】○辛卯角殺子叔及大子角○正義曰服虔云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弒君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弒君并殺世子世子亦當書不得爲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注子叔至謚故○正義曰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爲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爲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亦是舉其族爲剽無謚故稱族也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爲罪故傳發之【疏】書曰至戮也○正義曰春秋書叛者有此孫林

父與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經皆書叛邾
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
爲三叛人則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拒其君或
竊地他國皆爲有地隨己故稱爲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
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地不隨己則不稱叛是叛雖反背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叛
者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爲名焉叛無凡例傳
言書曰是仲尼書爲叛也人君賜臣以邑以爲祿食臣之祿
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以爲已有也君臣以義
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受此祿食否則奉身而退當身奔他國
而以祿歸君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已於法爲罪藝之人故書
人於戚以叛罪孫氏也釋例曰古之大夫或錫之田邑或分
之都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身
而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叛者反
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齒於列故雖有善惡不章顯名氏若
乃拔邑害國則以地重必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適魯則書
地曰來奔來奔則叛可知蓋記事外內之辭也劉賈說三叛
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
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是杜以庶其之
等皆爲叛也專祿者謂專君之祿以爲已有東西隨已謂之

爲專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旣叛衞亦不臣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專祿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爲被衞侵而愬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戍之傳言言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晉是反正則以解傳也

甲午衞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衎驕心易生。竟音境頷戶感反本又作顉易以豉反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衞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大音泰朝如字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疏〕注公聞至之言。正義曰沈氏云大叔文子聞甯喜許公之言而發歎本非面答甯喜之言而云答者時聞甯喜之言遂自許論不許於甯子與對面相答無異故言答也古人

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衛居謂剽也。羈居宜反絏息列反扞戶幹反圉魚呂反下同）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愬悉路反下同）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圉（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圉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爲下）

晉詩衛張本〇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

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揔名蓋請之於王。路本亦作輅音路〔疏〕注先路至於王。正義曰周禮巾車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則禮於卿大夫所當乘者名車不名路也而傳稱王賜叔孫豹鄭子蟜者皆云大路知此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揔名也賜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故云蓋請之於王也宣十六年傳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知諸侯命臣有請王

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先徐悉薦反下同或如字〔疏〕注以路至二井。正義曰禮遺人以物皆以輕先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為邑之先也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故杜以八邑為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閒六邑嵒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為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為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故杜以為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賞

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爲邑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爲漸賜土田之義又八邑六邑爲節級之差劉以爲大邑而規杜氏非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殺所界反見賢遍反【疏】注上卿至在四。正義曰十五年傳云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是伯有在子西之下也十九年傳云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當國謂攝君事聽政謂爲上卿是子西次子展故此注以子西爲二良霄爲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如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九年裨諶論子產位次云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政焉辟之先言伯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者據十九年傳子西必在伯有之上蓋其後更有進退杜據傳上文以次之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

〔國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爲澶淵會○爲于僞反〕○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雩音于徐況于反如淳同韋昭音虛或一呼反婁如字徐力俱反如淳音樓〕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麇九倫反頡戶結反〕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戍音恤〕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易以豉反別彼列反〕上其手曰

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上時掌反下注同介音界）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道音導）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戌城麇（印堇父鄭大夫。○抽勑留反印一刃反堇音謹）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爲子僞反又如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疏】秦其不然。○正義曰秦不肯其如是也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

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堇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堇父傳稱子產之善。使所吏反〇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疆居良反注同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疏】。注戚城至井也。正義曰傳言西鄙懿氏則西鄙之地以懿氏為名也謂之懿氏則以懿為氏族之名蓋上世有大夫姓懿氏食邑於此地因以其姓名其城也杜以懿氏既為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為取田六十井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為是今知非者此六十之文揔屬懿氏懿氏不見經傳則卑細可知既非卿大夫何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言六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為六十井劉從服說以規杜氏非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

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疏〕趙武至所也○正義曰僖二十九年諸侯之卿會公于翟泉皆貶之稱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八年諸侯之卿會晉侯于邢丘亦貶稱人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然則尊公侯罪大夫其義一也傳文互相見耳此言趙武不書尊公也亦是罪武也故杜云罪武會公侯也其會公侯之罪向戌良霄與趙武亦同但爲別有見義不貶良霄不得總云卿不書罪之故特言趙武不書尊公明良霄向戌亦爲尊公不應書也向戌不書後也言既爲會諸侯後爲後會期故不得如良霄書名氏也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諸會鄭在宋後此會鄭先於宋爲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如不失其所自是常事非有善可褒而得進其班者鄭班常在衞下此會齊衞不至無常班宋自當次晉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言其不失所直是不失常亦非褒文也計良霄會公亦應合貶所以得書名者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向戌非爲舍霄罪也釋例曰澶淵之會趙武向戌良霄以大夫而會魯侯遵在禮之制其罪一也戌加後會之尤霄有不失所之進文不得並言卿不書罪之故特言尊公明公尊非三人之所敵三人之罪既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別敘也以是杜言良霄會公亦合貶也言霄有不失所之進者正謂不使與宋俱退得進

復其本班耳非有升進異於常也宋以後至退班不在曹八
下者宋是大國退居鄭下足以爲責故令仍在曹上此會曹
國最小其班正當居末曹人非後至也案翟泉之盟諸卿敵
公則沒公此亦諸卿敵公不沒公者翟泉之盟杜注云魯侯
諱盟天子大夫是以沒公然則此大
夫敵公非公有罪是以不沒公也　於是衛侯會之　晉將
執之不得與會故
不書。與會音預　（疏）注晉將至不書。正義曰下云衛侯
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是於此會爲將
執之不得與會也不得與會而
傳云衛侯會之言其至會所耳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
使女齊以先歸　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
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
秋。女
音汝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士弱
晉主
獄大
夫　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　欲共請之
。爲于僞
反下爲臣注爲
林父爲臣皆同　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　嘉樂
詩大
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嘉戸嫁反注同　（疏）注嘉樂至于天。正
義曰嘉樂君子以下

皆詩之支也晉侯賦此言已嘉樂二君也二君以晉侯樂已之故故齊賦蓼蕭言澤及於已鄭賦緇衣言不敢遠晉所以荅嘉樂也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愚之甚也**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相息亮反**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蓼音六大音泰**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予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緇側其反粲七旦反遠于萬反**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祧他彫反

疏 叔向至貳也。正義曰沈氏云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緇衣首章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予之粲兮欲常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蕭首章云既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

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

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見賢遍反〔疏〕注逸詩至剛馬。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有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案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將仲子兮將七羊反注同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騑也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疏〕注子展至七穆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爲卿故止七也

正義曰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言而知之其知不由賦詩也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十九年傳文也子羽不爲卿者案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爲卿也杜注彼云皆穆公子也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即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爲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於經傳皆出穆公故稱七穆也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 ○芮如銳反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堤亦作隄 徐丁兮反沈直兮反共音恭名之曰棄長而

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長丁丈反共姬與之食。公見
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
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婉於阮反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戾。○很胡懇反
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惡烏路反。下皆同寺人惠牆
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牆或作𤖆音牆。戾力計反
疏○注惠牆氏伊戾名。○正義曰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戾杜以下文單稱伊戾是舍族稱名故以惠牆爲氏
伊戾爲名也內師者身爲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子內事爲在內人之長也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復扶又反大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
女乎。夫謂大子也。○夫音扶注同女音汝疏大子知之。○正義曰知之謂與楚客舊相知故請野享之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遠于萬反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共音恭本又作供下同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驗也。欿古感反處昌慮反而騁告公騁馳也。騁勑景反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毋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

使佐失期。聒古活反下同讙呼端反【疏】注聒讙也。正義曰聲亂耳謂之聒多爲言語讙譁亂其耳故聒爲讙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縊一賜反亨普彭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馬之先。○饋其位反先悉薦反又如字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令力呈反使所吏反下交通使同諛羊朱反【疏】左師至受之。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痤死佐爲大子棄即正爲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己故佯不知之

夫人罰之懼已不得爲夫人故自稱爲妾饋之錦馬也左師喜得其賜故令使者改命曰君夫人而後拜受之使棄成爲夫人傳言左師之諛也 ○鄭伯歸自晉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夏戶雅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下遐嫁反○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朝如字〔疏〕注聲子至舉也。正義曰聲子則經傳所云蔡公孫歸生是也傳言其子伍舉足明舉爲參之子聲子父不繫朝故云子朝之子以辨明之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娶七住反牟亡侯反爲申如字舊于僞反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

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疏〕伍舉至復故○正義曰楚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賄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是杜所云共議歸楚之事傳云言復故謂此也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疏〕注平在明年○正義曰明年聲子始說子木傳於此言之者蓋伍舉以此年去楚故傳記之於此年也聲子通使於晉爲國通平事○爲于僞反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杞梓徐上音起下音子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

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僭子念反下皆同濫力暫反

〔疏〕賞不僭而刑不濫○正義曰僭謂僭差濫謂濫佚賞不僭所賞必有功不僭差也刑不濫所刑必得罪不濫佚也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殄徒典反瘁在醉反

〔疏〕詩曰至謂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之篇也言國內賢人之既云已喪亡矣則邦國盡皆困病此詩之意言無善人之謂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

〔疏〕故夏至善也○

正義曰此在大禹謨之篇臯陶論用刑之法也經常也言君用刑錯失等與其殺不罪之人寧失於不常之罪謂實有罪而失於妄免也此書之意懼失善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解佳賣反

疏注爲下至天子○正義曰此商頌殷武之篇詩注謂天命湯於在下之國此云爲下國所命謂下國諸侯推命湯爲天子則商書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云室家相慶曰后來其蘇是也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无不饜足所謂加膳也○爲之于僞反下爲之不舉同飫於據反饜本亦作厭於豔反下同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饌士眷

反〔疏〕將刑至徹樂○正義曰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衆云大故刑殺也莊二十年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是禮法將刑為之不舉也舉則以樂勸食不舉故徹去樂縣大司樂云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國之大憂令弛縣鄭玄云弛釋下之釋下即是徹縣也大司樂弛縣之內不言刑殺大故文不具耳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朝如字療力召反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析星歷反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寘之豉反殿多練反注同繞角之役

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遁徒困反窕徐敎堯反又通弔反易以豉反鈞音均徐居旬反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潰戶内反隧音遂麗力馳反復扶又反○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夏戶雅反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鄐許六反徐又趨六反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蒐所留反乘繩證反閱音悅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秣音末蓐音辱陳直覲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降戶江反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反注同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邢音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

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譙在遥反酇才多反又子旦反或作贊〈疏〉射御驅侵○正義曰教之驅車侵伐人也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罷音皮見賢遍反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下同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鄢音偃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壓本又作厭於甲反徐於輒反而陳直覲反下成陳并注同卒子忽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疏〉注塞井至為陳○正義曰成十六年傳說此事云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則此謀范匄所為今以為苗賁皇之計者鄭衆云此范匄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為喻欒范

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豉反注及下易成同賈音亦行戶郎反注及下同賈音衡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復注同【疏】欒范易行以誘之○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既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无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爲二文不同或丘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劉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有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

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錡魚綺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萃在醉反〖疏〗注四萃至攻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見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熸子潛反〖疏〗注夷傷至爲熸○正義曰月令云瞻夷察○傷刱夷亦傷也於時呂錡射王中目是王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相傳有此語也言軍師之敗若火滅然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

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娶本又作取七住反女音汝今在晉

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

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疏】子木至逆之。正義曰楚語說此事云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何爲不來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殺之其可乎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〇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恚一睡反曰師不興孤不歸

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爲于僞反下爲國同鄭人將禦之

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昧音妹冒亡報反又亡北反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釁許覲反足子住反又如字

[疏]夫小至從之。正義曰於時鄭國勇夫皆貪欲禦寇敗楚以成己名故子產爲此言以破之夫此鄭國欲得戰者小人之性奮動於勇貪於禍亂冀得戰鬬以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之名焉爲欲得禦寇者皆自爲其身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得從之言禦寇之計不可從也。注釁動至從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釁爲動也王肅云釁謂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佹奮釁以軒鬐是釁爲奮動之意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爲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是小人之性貪禍亂也言鄭人欲得與楚戰者皆是奮動於勇貪求名譽之人欲望因有禍亂以成己名非能爲國

家計慮希長久之利不可從也定本云嗇養也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說音悅下注同禦魚呂反墮許規反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縣音玄氾音凡徐扶嚴反〔疏〕注於氾至南歸○正義曰杜檢氾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氾是於氾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氾城下涉汝水而南歸也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

宰之下士言獻職貢〔疏〕。注起宣至斥尊。○正義曰周禮大於宰旅不敢斥尊國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是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國禮法當稱士也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得旅稱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爲冢宰之下士也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也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郲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廩力甚反〔疏〕○注烏餘至城是○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廩丘爲齊地案廩丘地在東郡則是衛之邦域齊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烏餘齊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宋鄭大夫得以晉地爲采邑是知齊大夫得以衛地爲采邑杜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以爲齊地明年討烏餘皆取其邑

而歸諸侯蓋以廩丘歸齊也**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治直吏反**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竇音豆**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介音界**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无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疏）注取魯至未聞○正義曰服虔云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杜以被人取邑无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不覺國以爲諱盜竊魯邑而云無可諱者所言諱者諱國惡禮也侯不在疆戎來不覺是國無政令故諱之此守高魚者不覺介於其庫直是守者罪耳非國之恥故諸被伐取魯邑皆不諱也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書而不諱知失邑無可諱也此亦戰于麻隧之類蓋經文脫漏耳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

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比必利反（疏）於是至治之○正義曰烏餘以二十四年奔晉二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爲政至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治之下乃逃其治之事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

南昌盧氏宣旬校定

江西南昌府學栞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襄二十六年盡二十六年

經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六年　石經二十作廿岳本脫有字

注衎雖至叛也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搃入復歸于衞注下

傳二十六年

公會晉侯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侯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剥缺○今依訂正

注御進至當行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搃入能無卑乎注下

遞進御　宋本遞上有更字是也

集成　淳熙本二字誤作傳文

拂衣褰裳也　釋文作騫裳云本或作褰音雖同義非也按依說文攐摳衣也此爲正字騫褰皆假借字褰絝也

拂衣披迅之義　宋本衣作者不誤監本毛本披作振宋本亦作振重修監本作張非也

叔向以子貪無私欲令應客亦非叔向無可爭　宋本毛本應客下有縱子負應客五字亦非下有叔向爭善四字監本此九字剜擠

唯言子朱之心也　閩本監本毛本唯作惟言子二字監本模糊

菆焫强命之　宋殘本菆字缺末筆下同

苟反　李善注文選豪士賦引作苟反國非也

吾受命於先人　纂圖本吾作善非也

覲知可還否　淳熙本脫還字

辛卯角殺子叔及太子角閩本亦誤衍上角字宋本監本毛本太作大是也宋本標起止無上三字以下正義四節宋本搃入後懟子晋注下

唯以專邑自隨爲罪纂圖本監本毛本唯誤徙

必書其名監本毛本必作以非

傳言以戚如晉此本以上衍言字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刪

頷之而已毛本頷作顉誤葉抄釋文作頷云本又作顉案惠棟云說文引作顉云低頭也玉篇引杜氏注亦作顉又音欽曲頤也列子云巧夫顉其頤而歌合律張湛注云顉猶搖頭也以顉爲頷此古文假借耳

遂自評論考文云評作討

蒯感父言淳熙本父作之非也

雍鉏孫氏臣閩本監本毛本臣下衍也字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釋文作輅云本亦作路案輅俗路字經傳多作路釋名云路亦車也儀禮注君所乘車曰路是也

注先路至於王下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讓不失禮句

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而又與之 宋本个作箇

隆殺以兩 石經宋殘本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隆作降案漢書韋元成傳引傳作降殺

子西即世政焉辟之 諸本作政按傳作將

杜據傳上文以次之 案宋本之下有耳字

雩婁今屬安豐郡 閩本空闕安字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今上有縣字是也

夫子爲王子圍 淳熙本脫下子字

主作辭令之正 監本毛本正作止誤也

桼不其然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不其誤倒

秦其不然　宋本作秦不其然此節正義在而後獲之注下

傳稱子產之善　宋本宋殘本稱作積非也

有懿城　淳熙本城作成誤也

注戚城至井也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總入子展儉而壹注下

懿氏不見經傳　閩本監本毛本脫懿氏二字

使女齊以先歸　淳熙本使誤傳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宋殘本不重晉字非也

受祿于天　宋殘本宋本于作於

注嘉樂至于天　宋本于作於

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 監本毛本戍誤成

國子賦轡之柔矣 毛本子誤之

衞侯雖别有罪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衞上有言字

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 足利本無人字重脩監本謂誤請

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 閩本二誤七

故稱七穆也 監本毛本穆作族非也

蔿司徒宋大夫 淳熙本司作同誤

棄諸堤下 釋文堤作隄漢書五行志引作棄之隄下

佐元公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佐元公元公此本誤作佐公元佐下空缺一字今據各本訂正閩本作佐元公名

大子痤美而很 痤淳熙本誤座

寺人惠牆伊戾 諸本作牆葉抄釋文作廧云或作牆石經牆字改刊疑初刻亦作廧

注惠牆氏伊戾名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注下

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纂圖本則誤別

尹戾請從之 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尹作伊是也

伊戾爲大子內師 纂圖本監本毛本大作太非淳熙本師誤帥

有盟徵焉 纂圖本監本毛本盟作明非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焉作也是也

聒讙也 李注文選嵇叔夜絕交書引作聒諠也

聲亂耳謂之聒 此本耳字漫糊依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叫

左師令使者改命也 閩本令誤合淳熙本考誤首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 石經初刻伍作五後加亻下同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太作大與石經合

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毛本下子字誤子

注聲子至舉也 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總入彼若謀害節注下

伍舉實送之 臧琳云下文聲子曰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湫舉為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為伍舉遣之行將罪及於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

饗之以璧賄曰 宋本賄作侑與楚語合

故椒舉降三拜 浦鏜云故衍字按明道本國語無故字

明年聲子始說子木 宋本木作氏

詩大雅瞻卬之篇也 毛本卬作仰非

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 此本故字實缺據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正閩本監本毛本故作則非也

古之治民者 淳熙本者誤也

恤民不倦 纂圖本倦誤僣

飫饜也 釋文云饜本亦作厭案李注文選王仲宣從軍詩引作厭依說文則當作猒

國之大憂 宋本國上有凡字與周禮合

若多鼓鈞聲 毛本作多鼓是也宋殘本作多皷

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宋本宋殘本岳本夫人作大夫與石經合

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閩本監本毛本楚遇二字誤倒

譙國鄼縣　諸本作鄼釋文或作贊

注塞井至爲陳　宋本至字作夷竈以三字

以傳言誘之　宋本以上有杜字是也

苗賁皇之爲　監本毛本賁作奔非也

中行二御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毛本御作郤下同是也

中軍見人　監本毛本見作先按韋注作先

瞻夷察傷　閩本監本瞻作贍按月令作瞻傷察創依說文夷當作痍傷也

今又有甚於此　石經此下旁增者字非唐刻也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　釋文云娶本又作取石經及諸本作娶

逞快也　宋殘本快誤怏

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石經此行勇字起而字止止九字初刻似多一字此重刊也

夫小至從之注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而後葬許盡公

佗奮釁以軒轡字案文選釁作豐李善引杜注亦作豐俗

對曰晉士起禮記曲禮正義引作擯者曰晉士起與今本異

注起宣至斥尊宋本此節正義在辭不失舊注下

注烏餘至城是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而貪之節注

如鄭公孫段之得用正德本閩本用字空缺監本誤川宋本毛本作州是○今訂作州

取魯高魚淳熙本魯作會非也

宣子范匄諸本作宣淳熙本誤丞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七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 起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亂反與音預下同先悉薦反又如字歃所洽反

疏注案傳至惡下○正義曰案傳諸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衛陳蔡鄭許曹邾滕幷宋爲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爲盟而爲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爲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楚先晉歃則當先書楚傳言書先晉晉有信也是仲尼貴晉有信故先書趙武也釋例班序譜晉合諸

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宰皆陳後次蔡蔡
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孔奐乃降於蔡衛在石
惡之下故知奐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
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爲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
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子木等
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
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
之十年夏會于柤而經書在春注云經書春書始行此亦彼
之類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弒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疏 注甯喜至從赴○正義曰大夫見殺書名者皆是罪之文案此
殺喜之傳乃爲專而殺之喜之於衎未爲罪當死也故杜跡
其應死之狀弒君之賊於當誅衎雖不以弒剽致討其於大
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爲
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鱄市轉反又音專復扶又反

疏 注衛侯至罪見○正義曰

釋例曰仲尼因母弟之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書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鱄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書弟則示兄曲也是杜以鱄之出奔非鱄之罪故跡其事以爲衛侯罪狀也衛侯始者使鱄與甯喜言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是則甯喜專權未爲負約而今公忠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復緩荅免餘任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倚於綺反

〔疏〕注夏會至備矣○正義曰杜云夏會之大夫者因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在秋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者皆前目而後凡故此不復序而揔云諸侯之大夫還是夏會之大夫也豹去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而叔孫不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

順也不視邾滕其是小也順君之命其禮大不視邾滕爲是
小豹不徇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
命毀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彊政令出於季氏魯君不得有
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以己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
豹秉心彊直季氏所憚恐不從己意故假以公命命之諸傳
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
稱公命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即以爲眞共敬從命
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等仰以
取法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
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爲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
豹但徇此順道以從公命則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卑臣
在此一舉此視邾滕未爲大失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己心違
君之命故毀之釋例曰季氏專魯祿之去公室三世矣制命
出於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匡難以矯特故
季孫憚之不敢以己意假公命以敦叔孫也邾滕之班不列
於會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旣不馳
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政命失命之甚其君眠食於深宮今一
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
君之命不可以違則季氏有懼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徇
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毀之也杜言

辨小是者豹云宋衛吾匹不視邾滕於理是也但比於申弱君之命使臣卑而君尊此為小耳○冬十有一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今長厤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疏】注今長至經誤○正義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厤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厤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喪息浪反注同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疏】傳使烏餘具車徒○正義曰必使烏餘具車徒者以三國皆具車徒若不使亦具車徒恐其驚而覺也且烏餘竊邑諸侯不能治之則烏餘之衆彊也慮其逆散欲聚以執之下云盡獲之是也烏餘以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

郊烏餘之封者郊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疏）皆取至於晉○正義曰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今定之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慶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已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尺證反爲賦于僞反注同相息亮反注同鄘音容○衞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代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祇音支注同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勿與音預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疏注獻公所殺。○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彼所殺者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知是爾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復扶又反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行【行會于宋爲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反桃之鵃反斂力驗反】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納本又作內音納】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沮在呂反【疏】子鮮至難乎○正義曰逐我者應死而得生出奔納我者有功而更身死章明也沮止也罰有罪所以止人爲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爲善今賞罰既無章明何以得爲止勸乎刑法也君失其信違信而殺甯喜而國無法賞罰無所章明以此爲國不亦難乎言治國難也

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使所吏反】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鄉許亮反本亦作嚮】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

將誰懟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懟。懟息路反吾不可以

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

疏注自誓不仕終身。

正義曰終身不仕敘事辭也言自誓不仕以終其身故傳言終身不仕也此終身者子鮮之身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二十九年夏卒其子鮮之卒蓋差在獻公之前耳故公喪服以終身也公喪之

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喪息郎反又息浪反稅徐云讀繐音歲注同服音吐外反繐本亦作衰音七雷反

疏注稅即至言終身。正義曰傳云公喪之者言公為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服者不知何服也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為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為稅以聞凶之日為服喪之始其服追過而服之衰麻不為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則還是齊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杜以其義不通故云稅即繐也當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服有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其章雖有諸侯大夫為天子以外無人服

此服也喪服傳曰繐衰者小功之繐也鄭玄云治縷如小功
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
細而疏者謂之繐是繐者縷細而希疏也喪服之文在大功
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
禮天子諸侯絶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爲之服獻公痛愍子
鮮特爲服此服也此服既無月數獻公服之不自云幾月當
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終身也兄弟之服本
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過其常月杜言獻公尋薨謂此
子鮮之卒差
在獻公前耳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
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
論語稱十室又云千室明
通稱。乘繩證〔疏〕注此一至通稱。正義曰司馬法成方
反通稱尺證反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
十里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稱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爲采
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之邑非四
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
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
臣弗敢聞且甯
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

受其半以爲上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少詩照反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文子大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弭徐武婢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蠹本又作蠹丁故反【疏】注蠹害物之蟲○正義曰釋蟲云蝎桑蠹李巡云蝎木蟲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據去書內簡中之蟲是蟲在木中謂之爲蠹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中皆名爲蠹故云害物之蟲也害物之蟲既名爲蠹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爲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菑音災弗許

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之乃旦反下懼難同焉於虔反下將焉用焉能皆同介音界後注同折之設反注同徐又音制俎莊呂反【疏】注折俎至之事。正義曰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

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
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公卿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
孟而置折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
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
會同薦羞之事故宋人此享令司馬置折俎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
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使舉是禮也沈云舉謂記錄之也〔疏〕仲尼至文辭。正義曰此文甚畧本意難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
記之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禮以為
後人之法巳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為此享多
文辭以文辭可為法故特舉而施用之。注宋向至文辭。
正義曰杜以賓主之辭禮有定式於此享也何以獨多故解
其多辭之意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
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
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為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也**戊申叔孫豹齊**
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

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疏〉注趙武命盈追已。正義曰沈氏曰知非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從武至故知趙武命也杜云後武遣盈如楚見此意耳 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肱古弘反 丁卯宋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更音庚見賢遍反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

於子木子木使駔謁諸王駔傳也謁告也。駔人實反傳涉戀反王
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
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
言予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晳星厤反復扶又反庚辰子木至
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
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相忌。藩方元反〔疏〕以藩爲軍。正義曰
古人行兵止則築爲壘塹以備不虞此藩籬爲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疏〕注伯夙荀盈。正義曰伯夙即是荀盈於傳亦
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别有伯夙非荀盈也曰楚氛甚惡懼
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氛芳云反徐扶云反趙孟曰吾左還入於

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衷音忠徐丁仲反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起本〔疏〕志將至及三。正義曰志將逞乎言其不得逞也在心爲志出口爲言志

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爲信必言以告之故言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以立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卽三也言也信也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用此三者以定之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何以得及三年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單音丹注同斃婢世反踣蒲北反

疏匹夫至其死。正義曰匹夫謂賤人也賤人一爲不信猶尚不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盡踣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

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

疏食言者不病。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爲食言也

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僭子念反不信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

因宋以守病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夫如字或音扶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疏】夫能至及是。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力倍於楚可也子何須懼焉又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疏】注兩事至敦之。正義曰案傳上文六月戊申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乃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叔孫發魯之時未有此交相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國聞之季孫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魯國之利害季孫所量自慮兩屬貢賦必重疑邾滕將爲人之私故令豹比視小國此直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是餘人爲使季孫以己意命之無敢

違者但叔孫禮直季孫所憚告以已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敦勸之冀其敬公命而遂已志也長厤丁卯是六月二十一日也辛巳是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方始結盟則叔孫既得公命其去盟日猶遠反魯覆請足得往來但叔孫知非公命不復更請臨盟則辛巳之意自從所欲故釋例云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率意改命失命之甚是言其間足得反請而叔孫不請故責之也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與音預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

【疏】注季孫至貶之。正義日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此以公命非公可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不肯從之其實叔孫違命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以公命謂之叔孫雖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得此命宜應內自思省我君由來無命今君唯以此命命我事雖非理亦

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大順之道以顯弱命之君而乃挍計公言是非不肯同於小國遂其小是以志大順故貶之此義至妙唯杜始得之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案經去其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貶之賈逵賞之巳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巳明之言解左傳不以孔子之意䟽春秋也

晉楚爭先爭先歃血

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

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

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先晉悉薦反或如字狎戶甲反更音庚

〔疏〕且晉至久矣。正義曰陳蔡鄭許乍南乍北成二年楚公子嬰齊爲蜀之盟諸夏之國大夫皆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

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辨皮莧反〔疏〕注小國主辨具。正義曰盟實大國爲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鄫衍吳公子執之者於時吳爲盟主夷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爲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鬬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一客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坐才臥反飲於鴆反〔疏〕注客一至爲客。正義曰享宴之禮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爲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紅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

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二十三年傳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爲客羞鼈小堵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是一坐所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爲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爲客者燕禮謂與已之臣子燕嫌敵公故以大夫爲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其使人故使介爲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爲客服虔云楚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案此享宋爲主非楚爲主服之妄也劉炫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重直用反下二字同

【疏】子木至對也○

正義曰上云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是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聞音問又如字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治直吏反愧九位反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語魚據反下同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歆許金反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疏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正義曰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二心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元師居大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也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寅遂如楚涖

盟。重結晉楚之好。好呼報反 ○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壠力勇反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才用反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 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蟲直忠反召上照反下同忡勑忠反覯古豆反降戶江反又如字下注同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鶉順倫反賁音奔【疏】注鶉之至君也。正義曰伯有賦此詩者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爲君是有嫌君之意於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爲非兄而規杜非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閾音域徐況逼反使所吏反注同簀音責（疏）注第簀也。正義曰釋器云簀謂之第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簀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簀與簀名亦得統牀故孫炎以爲牀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旣見君子其樂如何。盡津忍反樂音洛下注及文至樂以安民並同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蔓音萬邂戶賣反逅戶豆反趙孟曰吾子之惠

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印一刃反蟀所律反大康音泰居音據好呼報反下同瞿瞿居什反〕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疏保家之主也。正義曰大夫稱主言是守家之主不亡族也下云數世之主亦然

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祜音戸〕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敖五報反焉於虔反下政其焉往同〕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倡昌亮反〕

疏詩以言至賓榮。正義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

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怨怨當自須掩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爲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此來之怨以爲對賓之榮樂也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又尸氏反字林充豉反稔而甚反熟也穀一熟故爲一年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數所主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疏樂以至可乎○正義曰印段賦蟋蟀義取好樂無荒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亡不亦可乎○注欲宋君稱功無之邑也○正義曰

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鬭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鬭民免死也杜以爲謙則向戌自以爲已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己得免死故請賞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去起呂反下皆同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

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

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做必世反徐亡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婢世反云踣也厭於鹽反徐於廉反

【疏】廢興至諸侯。正義曰言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術也皆兵之由者謂皆畏懼此兵行善不行惡畏之則興不畏則亡故云皆兵之由也言不亦誣乎者謂廢興存亡悉皆由兵向戌之意以廢興存亡不須用兵是實須而誣罔云不須故云不亦誣乎服虔曰斃踣也一日罷也則知服本作斃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削而投之。正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戌執之以示子罕子罕削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戌初謀此事子罕不即止之而至此始怒者蓋初謀子罕不知或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

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己音記

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娶七住反無咎音無本亦作无咎其九反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相息亮反崔成有病而廢之有惡疾也疏注有惡疾也。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爲後以疾而廢明是惡疾疾之惡者也不知其何疾也論語稱伯牛有疾不欲見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能作亂未必是癩也彊無病亦不得立者愛後妻欲立明故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朝如字一音直遥反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

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疏】父兄莫得進矣。正義曰成彊是崔杼之子而云父兄者成彊之意以崔杼任无咎與偃棄遠宗族不可自斥於己故舉宗族父兄也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嫳普結反徐數結反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爲崔杼所弒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復扶又反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

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難乃旦反女音汝圉魚呂反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請爲子僞反下注嫳爲爲齊莊同堞音牒徐養涉反

（疏）崔氏堞其宮。正義曰謂新築女牆而守之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辟婢亦反徐出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

封當國當國秉政○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賃女鴆反以喪如字又息浪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厤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疏］

注謂斗至詳矣○正義曰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二者謂之辰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爲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爲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者厤法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爲應有二十六閏也長厤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厤實於其間分置二十四閏釋例云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厤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厤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後閏月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氷傳以爲時災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氷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案今世所謂魯厤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杜言以儀審望者大史鑄銅作渾天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機關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鑄銅儀而審望之知此月斗建申也長厤

稱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厤以考春秋魯厤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通計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應應對之應○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惡之烏路反○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羯居謁反○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卿○耆市志反○十有一月公如楚爲宋之盟故朝楚○爲于僞反○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疏】注十二月至日誤○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

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厤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梓音子〔疏〕注梓慎至其事○正義曰此年傳鄭游吉云歲之不易宋向戌云饑寒之不恤是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子皮餼國人粟於是宋亦饑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也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言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疏〕注歲歲至失次○正義曰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厤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大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

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秏秏虛之意也漢書律厤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爲斗牛之次玄枵爲虛危之次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厤歆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也三統之厤以庚戌爲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

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知已在玄枵幾度此舉其大率耳而五星之次行有遲有疾有留伏逆順於厤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此不可詳也**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音災注同洩息列反下同〔疏〕注時菑至發洩○正義曰傳先言無冰乃載梓慎之語則梓慎之語爲無冰而發知時菑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菑者以此歲星淫行之年而有天時溫煖之菑泂時之京冬月當寒故溫則爲菑害也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遏陽使不出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煖其溫不由歲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而揔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爲陽玄枵爲陰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接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乘玄枵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六年雨木冰者復是玄枵乘歲星也**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宿音秀下同〔疏〕注蛇玄至所乘○正義曰蟲獸在地而有象在天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

宿共成一象東方爲青龍之象西方爲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也南方爲朱鳥之象北方爲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共爲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爲玄武但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乘龍龍郎歲星也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爲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爲名焉龍行疾而失次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爲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

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亢音剛又若浪反

【疏】注歲星至之星○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卯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分壽星角亢爲鄭分故龍爲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爲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愼言不及燕別當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秏名也土虛而民秏不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秏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秏○

秏呼報反復扶又反〔疏〕梇秏至何爲○正義曰梇聲近秏故梇是秏之名也次有三宿虛爲其中土虛不實而人民秏損不饑何爲也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是土虛之事也於時魯國無冰是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飢寒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於宋鄭故梓慎唯言宋鄭饑耳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燕烏賢反薊音計

〔疏〕○注陳侯至薊縣○正義曰傳言宋之盟故雖文在諸國之下止爲楚屬發傳故杜明之陳蔡胡沈爲宋盟朝晉其齊燕杞狄先非楚屬其朝不爲宋之盟也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辟小不通諸夏自召公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孝公立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奉與音預下同陳文子曰

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巳心○賄呼罪反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疏】禮也○小事至正義曰言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意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先承意志是事大之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子才用反圃布古反碏七略反○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

免乎不免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日人實反過古禾古臥二反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廷于況反後同勞力報反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傲五報反下同惰徒臥反君小國事大國古本无小字【疏】君小國事大國○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為國君言其為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將為于偽反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

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還音環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馹人實反子大叔曰來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休許虯反注同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乘繩證反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難乃旦反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

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疏〕今執至敢憚○正義曰執事謂楚也楚人詰大叔雖有止還之語耳令游吉還使鄭伯來故游吉原其意爲此辭作甚之言耳而執事有不利焉違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爲不利也小國是懼懼楚不利耳不敢自憚勞也 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女音汝何與音預跋涉白末反草行爲跋水行爲涉憚徒旦反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頤以之反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應應對之應〔疏〕注復上至故凶○正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爻至上六爲純坤又將從下變之故復爲極陰反陽之卦也上處極位位極更无所往故爲迷也既迷而後反本從下積而至迷是爲失道已遠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

無應故凶也復易注云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興也頤養也易注云頤者口車輔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頤爲養也其

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疏〕注謂欲至其願○正義曰楚子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而棄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无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幾居依反又音祈〔疏〕注幾近至亦難○正義曰幾近釋詁文也十者數之小成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故舉成數以言之周易復卦上六爻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是易有十年之語故游吉期之以十年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吾乃休吾民矣休息

也言楚不能復爲害○復扶又反下復顧同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裨避支反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此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愼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惡如字一音烏路反衝尺容反分扶問反【疏】注旅客至所在○正義曰易有旅卦傳言羇旅旅皆是客故爲客處也歲星常行之度此年當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今歲星棄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之次言其未應往而往向彼玄枵之次爲客寄也昭三十二年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當福之衝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故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於玄枵衝當鶉火南方爲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爲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在玄枵惟

衡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衡則漸東尾之於
鳥猶是一身故衡其身而及其尾此則裨竈能知亦非吾徒
所測也此與上文俱論歲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上
明兩載之是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效驗惟人所在言其知之
在於人各自
有意見也○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
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至
敝
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相〔疏〕注至敝至郊勞○
鄭息亮反下同壇徒丹反勞力報反 正義曰聘禮賓至
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无設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
嘗不爲壇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禮有壇墠者先
儒以爲除地曰墠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
云三壇同墠是作壇在除地之內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
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
讀爲墠也按下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
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下言草舍
者不爲壇則不除地故爲草舍耳外僕言曰昔先大
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外僕掌
次舍者自是至

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焉用於虔反下焉用作壇焉辟之又焉用盟皆同宥音又菑音災〔疏〕亦皆循之○正義曰因循不廢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解佳賣反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共音恭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

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好呼報反耆市志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數所主反見賢遍反【疏】國遷朝焉○正義曰慶封雖與舍政使舍知政事耳封猶有當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遷就嫳家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難乃旦反【疏】使諸至反之○正義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爲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悉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妻七計反注及下注皆同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

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別彼列反下同相取七住反本亦作娶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疏】宗不余辟○正義曰男女辨姓則妻亦辟宗癸謂慶舍爲宗言彼宗不於處相辟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安也注同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嬖必計反下同欲爲于僞反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悉薦反後戸豆反近附近之近杖直亮反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膳市戰反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疏】公膳日雙雞○正義曰按禮記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如禮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

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盡盧蒲癸王何之謀。鶩徐音木鴨也去起呂反藏也洎其器反肉汁也說文云洎灌釜也字林已莅反饋其位反

〔疏〕更之以鶩。正義曰釋鳥云舒鳧鶩舍人曰鳧野名也鶩家名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郭璞曰鴨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以遲別野名耳其爲鴨一也。而以其洎饋。正義曰說文云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鑊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渀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欲其怨之深也

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

〔疏〕注二子皆惠公孫。正義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十年傳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是知皆惠公孫也

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知無音智。有盟可也子家

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疏〕注慶封至之道○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注爾雅者皆以爲六道旁出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也）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萊音來從才用反）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無宇泣。奉芳勇反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慶嗣繼嗣之嗣本或作慶嗣誤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悔也○悛七全反悔五故反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戕在羊反難乃旦反下外難同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愎皮逼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事○大音泰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

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爲尸爲祭尸慶奊爲上獻上獻
先獻者。〔疏〕慶奊爲上獻。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
奊戶結反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
此祭慶舍涖事公與慶舍不爲上獻而奊爲上獻者慶
舍使爲之不可以禮責也奊即繩也爲下殺慶繩張本盧
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
。環如字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倂。優於求
徐音患反倂皮皆反。
〔疏〕注優倂。正義曰優者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
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急就篇
云倡優倂笑是優倂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爲可笑之
語而令人之笑是也朱大尉表澍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
而題之名曰倂諧集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
。絆〔疏〕慶氏之馬善驚。正義曰善驚謂數驚古人
音半有此語今人謂數驚爲好驚好亦善之意也而
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疏〕注魚里至觀之

正義曰杜以優在魚里士往觀之劉炫以爲國人從旁爲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但傳文不顯古事難知劉輙以爲規一何煩碎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介音界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爲期。桷音角扉音非門扇也椽直專反闔戸榼反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刺七亦反援音爰甍亡耕反字林亡成反疏注甍屋棟。正義曰先儒相傳爲然也張衡西京賦曰甍宇齊平言諸屋棟簷高下等也說文云甍棟梁也是又名爲梁此是屋上之長材椽所以馮依者也今俗謂之屋脊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集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爲亂。爲君于僞反下爲之論同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吐活反一音如

字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陳直覲反嶽五角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鑑古暫反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瘁在醉反本或作萃同食慶音嗣氾芳劒反

疏注禮食至不共。正義曰禮法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徧擩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於上鉶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論語云汎愛衆汎是寬博之語故知汎祭爲遠散所祭言其不共也

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說音悅茅亡交反鴟尺之反刺七賜反亦不知既而齊人

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下句瀆同【疏】注句餘至吳邑○正義曰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以爲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閽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爲夷末也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爲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喪息浪反故鉏仕居反公子

鉏也本或作故公鉏者非瀆音豆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邶蒲對反殿多薦反又如字注及下同〔疏〕注六十邑○正義曰傳直言六十杜知六十邑者下云與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邑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惡烏路反且夫音扶幅音福〔疏〕外不得宰○正義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為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邶殿耳夫民生厚而用利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疏〕夫民至幅之○正義曰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正德以幅之言用正德以為邊幅使有度也使無黜嫚黜猶放也○黜勑律反嫚徐音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也竟音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治直吏反〔疏〕武王有亂臣十人○正義曰尚書泰誓文也亂治也以武王自言我有治理政事者十人鄭玄論語注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合十人同心故心得○合力呈反〔疏〕不十人不足以葬 正義曰案武王有
亂臣十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雖得葬者武王聖人十
人皆大德故有天下崔子是罪人又有十人是凡人故雖可
以葬也所引武王十人者雖取同心之義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拱居勇反徐音恭〔疏〕與我其拱璧○正義曰其者其崔杼也故云崔氏大璧拱謂合兩手也此璧兩
手拱抱之故爲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一月乙亥朔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柩其救反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
○著丁略反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
知之〔疏〕注始求至知之○正義曰始求崔杼尸不得嫌以他尸代之傳言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言猶尚識其形
知是眞崔子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

男如楚公亦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爲于僞反過古禾反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熒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勞力報反崖本又作涯魚佳反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爲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濟子禮反行潦之蘋藻言賤菜○潦音老蘋音頻藻音早寘諸宗室薦宗廟○寘之豉反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

【疏】濟澤至尸之敬也○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并言行潦之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處故先言之也獨言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成之

祭寘諸宗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
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女。之。服蘭也 敬可棄乎 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及漢楚康王卒
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
也 昭伯叔仲帶○爲于僞反下除而爲之備一字並反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從邇 邇近也 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遑暇
也 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言足專任 子服子始學者也 言未識遠 榮成伯曰遠圖者
忠也 成伯榮駕鵞○駕音加鵞五河反 公遂行 從昭伯謀 宋向戌曰我
一人之故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疏〕向戌至楚也○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戌與叔仲昭伯言不同者二者並爲楚是大國故勸其君昭伯欲合公行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也向戌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異故言異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裏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喪如字又息浪反隙去逆反本或作郤好呼報反○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自臣子怠慢故以此發例○徵張陵反本或作懲誤〔疏〕注徵審至發例○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非公且徵過杜云徵明也則此徵之訓亦爲明明審此緩告者非有事故宜緩直是臣子怠慢耳杜序以故書爲新意故於此發新例以明諸無事故而緩來告者皆是譏其怠慢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

盧宣旬校

江西南昌府學栞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起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

經二十七年

宋爲主人　淳熙本人作故非也

故經唯序九國大夫　淳熙本唯誤進

陳于晉會常在衞上　足利本後人記云晉會異本作盟會

甯喜至從赴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衞侯之弟節注下

於當誅　宋本於下有法字是也

不以弑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浦鏜正誤云罪當時字誤

書弟則示兄曲也　閩本監本毛本示作是

其君民食於深宮 〔補〕案民當作氓

宋衛吾匹不視邾滕 閩本監本視作是非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卯作亥不誤

非十二月也 毛本十作一非也

傳二十七年

傳使烏餘具車徒 宋本毛本無傳字以下正義二節宋本揔入諸侯是以睦於晉注下

烏餘以衆出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足利本以下有其字是也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 案劉炫云晉宋古文皆不重言諸侯正義曰定本重有諸侯今石經及諸本皆重諸侯二字細玩傳文當以使諸侯至皆取其邑而歸爲句下文諸侯是以睦於晉爲句若此處重諸侯字則文理有碍然則晉宋古本是定本非也

祇成惡名止也　宋殘本祇作衹纂圖本監本毛本作祇亦非宋本作祇與石經及宋刻釋文合

祇適也　淳熙本誤入上注恐伐之末必勝之句下按唐人祇適也其字衣旁廣韻玉篇皆然

父子死余矣　顧炎武云石經余誤餘按石經不誤

注獻公所殺　宋本監本毛本公下有至字以下正義五節宋本總入乃使文子爲卿注下

夏免餘復攻甯氏　顧炎武云石經餘誤余案石經此處刓缺所據乃謬刻也

納我者死　釋文納作內云本又作納

注稅即至言終身　宋本監本毛本無言字

服之輕者　宋本服上重稅服二字

杜以言義不通　宋本言作其是也

大夫稼家　閩本監本毛本稼作之亦非宋本作稱是也

財用之蠹　葉抄釋文蠹作蠧云本亦作蠹注及正義同

蠹害物之虫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虫作蟲不誤正義放此

注蠹害物之虫　宋本以下正義十七節揔入盟于蒙門之外注下

蝎木蟲也　宋本木下有中字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　石經楚字起之字止分作二行行九字初刻似齊下多一字晉楚二字之閒亦多一字

則固攜吾民矣　石經宋殘本岳本攜作擕

以爲此享多文辭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文此本誤人今訂正

禮有定式　監本毛本定作足誤也

丁卯宋戌如陳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宋下有向字是也石經初刻向上有宋字後

刋去故向字一行九字案錢大昕云上文已書向戌此不當更言宋石經刋去是也

不能服而使之　纂圖本服作復非也

子木使馹謁諸王　石經此處刓缺閩本監本毛本馹作驛非也注文同

戊寅左師至　淳熙本左誤反

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石經及諸本作奐毛本誤渙

此藩籬爲軍者　宋本此下有以字是也

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　石經及諸刻本作所淳熙本誤信

與宋致死之　岳本無此四字洗形云此疑因疏文誤增舊本無

晉獨取信　淳熙本取作旺誤

則貢賦重　淳熙本貢作真非是

但叔孫彊直　閩本監本彊作疆非也

辛巳兮始結盟　閩本監本毛本兮作乃亦非宋本作方是也○今從宋本

反魯復請　宋本復作覆

而乃校計公言是非　毛本校作較

楚爲晉細　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爲作謂非也

欲推使楚主盟　淳熙本纂圖本欲作故非也

路堵父爲客　浦鏜正誤路作露與國語合

公與燕　宋本與下有鄉字是也

無愧辭　釋文愧作媿按依說文則當作媿

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下　宋本此節正義在不可與爭句

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 閩本監本祏作袥非也

諸侯無二心 監本二字脫上畫考文云二作貳按明道本國語作二

及爲元師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師作帥按作師是也國語作及爲成師唐固注云爲成公君師此元字亦當爲成字之誤

晉荀寅遂如楚涖盟 閩本監本毛本亦誤作寅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盈與石經合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淳熙本于作子非也

請皆賦以卒君貺 貺賜也 李善注荅東阿王書詩下有詩字似以意

注鶉之至君也下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不亦可乎句

牀第之言 淳熙本第作笫並非下同

曰既見君子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曰上補又字非也

中心藏之山井鼎云二本後人改藏作臧案作臧是也

不亡族也閩本監本毛本亡作忘非也

故能受天之祜宋殘本閩本祜作祐按釋文作祜

匪交匪敖山井鼎云後人改匪交作彼交不知據何本案王念孫云匪即彼也說詳廣雅疏證五下

謂賦蟋蟀曰纂圖本曰上衍詩字

即不淫也宋本即不上重無荒二字

民皆愛之皆字此本空闕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宋左師請賞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此節經文及注在正義不亦可乎之後

注欲宋君稱功無之邑也閩本無作至宋本監本毛本作欲宋至邑也以下正義三

節宋本揔入向戌之謂乎注下

自以爲已免死也 宋本已作己下同

而予求之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求下有去字閩本初刻無後刓擠

以誣道蔽諸侯 石經及諸本作蔽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案正義云董遇王肅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與陸氏異惠棟云敝與弊通昭十四年傳云叔魚蔽罪邢侯周禮大司寇職云以邦成弊之鄭衆曰弊之斷其獄訟也服虔义作弊字異而音義實同也

服虔曰斃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斃 閩本監本毛本上斃字改敝下改弊案斃踣也本爾雅釋詁文

左師辭邑 淳熙本師作帥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石經初刻收誤牧後改刊惠棟云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誐以謐

我誐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惟刑之謐哉古文作恤恤愼也故毛傳亦訓溢爲愼今傳作恤與毛傳義合或古謐溢字通鄭氏訓爲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爲憂尤誤說文云誐嘉善也毛傳訓假爲嘉義亦同案段玉裁云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洫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恤與謐洫皆同部相假借

收取也 岳本也誤之

東郭姜以孤入 纂圖本監本毛本姜作彊誤也

曰棠無咎 石經宋本宋殘本無作无與釋文合惠棟云无見衛宏古文奇字今易无咎字皆從此

注有惡疾也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慶封當國注下

疾之惡者也 宋本疾字上重惡疾二字

苟利夫子必去之 考文云宋板之作也非是

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 足利本帥作率

終入於其宮 宋本宮誤言

閒先入之冢以藏之 閒諸本作開此本誤宋本宋殘本岳本冡作冢是也淳熙本誤家

必能養民 毛本必誤以

申鮮虞來奔 纂圖本申作中

以應大止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大止作天正是也

具依春秋經傳 監本閩本毛本具作俱

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 監本毛本七十作九十李銳云晉書志作七十宋本是也

經二十八年

以絶位不爲卿 淳無本卿作罪非也

楚子昭卒 案史記論衡吉驗篇昭作招

傳二十八年

注梓愼至其事 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不饑何爲注下

飢寒之不恤 監本飢作饑非也

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 宋本耗作秏是也○今從宋本

一千七百二十八年 浦鏜正誤云一上脫計字從昭卅二年疏挍

以十一除之 宋本一作二是也李銳云漢書三統術曰積次盈十二除去之○今改作二

而溫無冰 淳熙本冰誤淥

而有天時溫煖之㫺 宋本煖作暖

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暖 監本行天二字誤倒

蚍乘龍石經初刻䖝後改蚍

木位在東方宋本木誤朩

楬秏名也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閩本秏作秅與釋文合注及正義並同○今訂作秏

盧爲其巾監本毛本爲作危非也

飢寒之不恤監本毛本飢作饑非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淳熙本脫陳侯二字伯誤地

楚屬也淳熙本屬誤子

今薊縣淳熙本薊誤蘇

注陳侯至薊縣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子其勸行注

從之如志此本如志二字誤作注今訂正

未可忘也顧炎武云石經忘誤志案石經此處剜缺所據乃補刻也

入于鄭鄭伯享之石經此處剜缺淳熙本不重鄭字非也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案漢書五行志引廷勞作往勞傲作敖下脩敖同釋文於作于

君小國事大國案漢書五行志引傳亦作君小國釋文云古本無小字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案臧琳云案正義知孔本作君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同蓋君國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爲國君是也唐定本因君國字古因改君字爲小陸氏更參合古今古作君小國事大國則愈改而愈失其真猶幸有古本無小字一言考之正義爲合而陸氏參合之迹亦不求而自見矣正義標起止君小國字亦因釋文誤衍也

君小國事大國宋本此節正義在恒有子禍注下

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 淳熙本纂圖本三作二非案班經文作般

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 閩本監本毛本駟作馹非也

跋涉山川 案儀禮聘禮注云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跋涉山川○宋殘本自必使而君君字起至知無能謀也謀字止缺兩葉

今執至敢憚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周楚惡之注下

輔爵物以養人 宋本毛本爵作爵

吾乃休吾民矣 淳熙本足利本矣作也

禆竈曰 石經宋本岳本禆作裨是也

舍不爲壇 石經舍上有草字乃重刊增入也正義曰服虔本作墠惠士奇云墠壇二字俱從土而單亶爲聲似古通用案三家詩今文作東門之墠毛詩古文作東門之壇左氏亦古文當作壇爲正

注至敵至郊勞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無昭禍焉可也注下

昭其禍　宋本昭上有以字是也

因循不廢也　宋本因上有言字

宣告後人無怠於德　石經後字起一行計十一字入無怠三字改刊

奉行大國之政　淳熙本行作其非也

國遷朝焉　宋本以下正義十五節揔入其將聚而殲旃注下

則女亦辟宗　閩本監本毛本女作妻非

言彼宗不於處相辟也　宋本於下有我字

寢戈親近兵杖　淳熙本近作迫

而以其洎饋　宋本無而字

子雅子尾怒 案惠棟云韓非子云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通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顧炎武云石經晏誤宴案石經曰字上半猶存炎武非也

不敢洩謀 淳熙本洩作淺誤也

文子使召之 顧炎武云石經召誤君案石經此處刓缺炎武所據謬刻也

子家慶封字 岳本字誤子

幸而獲在吳越 毛本在作其誤也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

石經一字起一行舍字起一行每行計十一字

慶奊 宋本宋殘本奊作奊是也案說文云頭衺骫奊態也從夨圭聲

又此祭慶舍涖事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涖此本誤位今訂正

慶氏之馬善驚　顧炎武云石經馬誤焉案馬字石經尚存一半炎武所據補刊本也

士皆釋甲束馬　監本馬誤焉

國人從旁爲優　毛本旁作傍非也

劉軏以爲規　閩本監本毛本無劉字

桷椽也　宋殘本作椽也非也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　宋本宋殘本岳本刺作刺是也

猶援廟桷動於甍　閩本監本甍誤薨淳熙本作薨尤非注同石經初刻亦誤作薨後改正

此是屋上之長林　宋本林作材是也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石經初刻人誤之後改正

羣臣爲君故也　石經初刻脫也後旁增入是也

言欲尊公室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室此本誤宝今訂正

人必瘁　石經作⿸广卒誤也

慶封汜祭　岳本作氾釋文同芳劒反案周禮大僕注窆之讀如慶封氾祭之氾

取韭菹以偏擩于醢　宋本偏作徧按儀禮作辯段玉裁校本擩作㨎云古音耎聲在十四部需聲在四部其音畫然分别後人乃或淆亂其偏旁本从耎者譌而爲需而音由是亂矣說詳說文注

祭飲酒於上豆之間　宋本酒作食

穆子不說　石經宋本作弗說與釋文合

奚句餘予之朱方　淳熙本句作勾宋殘本予作子並非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　石經叔孫誤倒

善人富謂之賞　後漢書方術傳注引作善人富謂之幸

賈在句瀆之丘 案二十一年傳云公執子賈于句瀆之邱此作賈未知孰是

在襄二十一年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無襄字宋殘本宋本岳本足利本一誤五

與晏子邶殿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邶作邶不誤下同○今並訂正

注六十邑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皆曰崔子也注下

下云與北郭佐邑六十 諸本作云此本誤文今訂正

受而稍致之 淳熙本稍誤梢

武王有亂臣十人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臣字與石經合案石經此行止九字葢初刻有臣字後改正也惠棟云石經論語亦然又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顧炎武云石經脫臣字失之

崔氏大壁 宋殘本大作之

注始求而知之也閩本亦誤作而宋本監本毛本作至是

伯有廷勞於黃崖釋文云崖本又作涯石經及諸本皆作崖

伯有無戾於鄭諸本作伯纂圖本誤苟

濟澤至尸之敬也宋本無尸之二字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宋公遂反句下

南間之濱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間作澗是也

如是女之服蘭也閩本監本毛本如誤知宋本重是字之作子

飢寒之不恤監本飢作饑非下同

成伯榮駕鶩宋本駕作鴐北宋刻釋文同說詳定元年

一不以此廢好纂圖本此廢誤比發

非有事宜纂圖本宜誤且

故以此廢例纂圖本亦作以例誤列諸本廢作發淳熙本亦誤廢○案毛本以作於義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 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八挍勘記